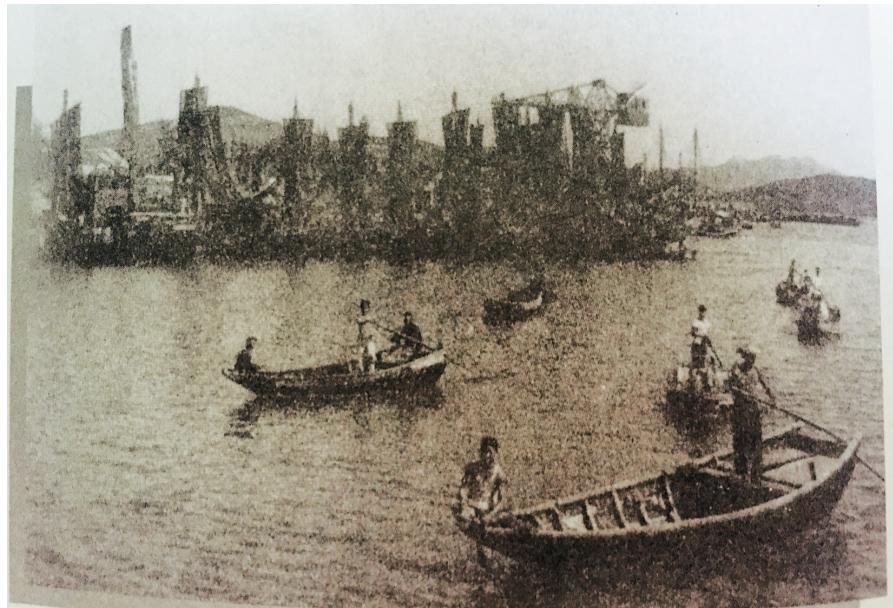


南洋骑楼建筑群不仅在沿海港口城市盛行，民国时期三亚港商业街也曾骑楼林立，商贸繁荣一时。近日，三亚收藏家呈现的老照片，表明中国最南的滨海港口城市三亚也曾是商贸活跃之地。故世人称，三亚港商业街有如广州的“上、下九路”，是民国时期三亚最为风生水起之地。



民国三亚港码头商业街。

民国时期三亚港码头。

# 民国三亚寻旧

文本刊特约撰稿  
蔡明康

永源昌·王兴昌·琼茂安

民国时代，三亚港商业街也曾骑楼聚集，是经贸活跃之地。商业街两旁开设的颇期字号“永源昌酒楼”、“王兴昌酒店”和“琼茂安山货店”均为海南商人所设。当年街道上招牌林立，商业繁荣，是民国时期三亚人最富进取心的风水宝地，广州、上海流行的香烟、服饰以及时髦商品，在三亚港商业街都能找到。因此，三亚老人曾称，三亚港商业街就是广州的“上、下九路”，这个说法似乎也不为过。

永源昌酒楼主要经营粤港大菜，苏扬细点（苏州、扬州），和名酒、名烟。据说酒楼的主人，生得一张商人的笑脸，更会“侃客”，所以每天酒楼里，顾客纷至沓来，稠人广座不绝，生意十分的红火，真的是“日吃太阳，夜饮露水。”常常是客人流连忘返，夜深了仍然不肯离去。当年的永源昌酒楼，因此便成了琼南商海中的一盏明灯，光芒四射，照耀在三亚港商业街上，成了当地人的骄傲。

王兴昌酒店的老板，三亚人称他是一个“事前诸葛亮”。会计谋、掌奇货、算盈利。但更准确地说，他应是一位有名的儒商，以精读老庄的书而为人所称赞。他常用庄子的名句“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”的哲学思想去指导他的酒店经营。他同时又生三个头脑——天生、书给、生活赐（俄国著名作家契科夫话），得益于他采用“李逵上山，张顺下水”的方法，分别引领酒店适时地“转型升级”，强劲地参加酒店业的竞争，把原来经营的“二饭”（中、下午），“三茶”（早、中、晚）和兼营“香烟”、“可口可乐”的模式，改变成“去杂变专，抛土转洋，土洋结合”的经营方式，赢得了商场的主导地位，因此财源茂盛，钞票丰登，在三亚酒店同行里，自然王兴昌酒店就赢得了独领风骚。

琼茂安山货店，民国时期三亚山货品牌店。店里主要收购的大宗山货，如：珍珠米（坡产）、高良姜（宋时定为土贡品）、葛菜（诸葛军中种之，故名。）、珍珠兰、山班菽、半夏、草决明、寄生

草、薄荷、黄藤、白藤、红藤、天门冬、益母草、海南香、素馨、过山龙、沉香（十五种）、伽楠、花梨、山油、兽皮、兽骨、南药益智子，等等，十分丰富。

因为是独家经营，当政者亦未曾管理物价，便随店方任意压价压级，和缺斤少两的收购。同时又要在山货入库时，再扣除水分消耗与虫蛀之损失，几经盘剥，故山民的所得收入甚微。而且店方将其山货大量地批发岛外时，他们又能鱼目混珠，招摇过市，移个箩筐，就能大赚其钱，真是“钱”染的风采：

关金圆相映叠，  
使人应接目不暇。

（注：关金、金圆是民国时期币种）

## 三亚港码头 人间销金窟

民国末年，当地人称：三亚码头赌场是“人间的销金窟”。

时值战火纷飞，民不聊生，三亚港的赌业却如糗肉生蛆，粪坑招蝇似的应运而生。一时小棚林立，赌场星罗，赌客赌棍，肩摩入魔，风起云涌地闯入了三亚。更有远商巨贾，神财金主等色人物，他们也纷纷夹着皮包，腰缠万贯，“衣锦昼行”，状如过江之鲫，跑来三亚淘金挖宝。从此，日盛一日的赌业，便取代了昔日以鱼盐业而闻名的三亚港，眨眼之间，三亚码头即变成了上海的“小外滩”。

三亚赌场有高下优劣之分。如码头一家二层楼麻将厅（靠近老商业街），厅里设五张桌台，“门前清”——专供军界要人和地方财神“烧钱”。桌台旁有美女为赌客“陪灯看盖”吸鸦片。厅前又挂上一副楹联，楹语曰：

筒来索去犹半日，  
月落星沉又一年。

“筒”、“索”，是麻将里的两种牌名。用赌具入联，新鲜生趣，字浅意深，雅俗兼备。真是三句不离本行，这些武夫，赌棍，他们附庸风雅，在楹联文字游戏上也来插嘴。

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此种赌场，他们称第一等“销金窟”。

摆设在三亚码头周边（多为临时），在地上铺着一张草席，

“土法上马”的赌客，一般都是些地方上的丧德名士、社会帮闲和兵痞地乞的聚赌处，为第二等赌场。而在码头南段，南边海市场和五龙宫庙附近者，地做桌台，屁股当席的“常客”，往往也是那些缺牙漏齿的市井小民，码头哈哩（旧称，为搬运工）以及外地过往的生意仔，为第三等赌场。这样划分，恰如其分，不失毫厘。所以当年三亚码头流传一句顺口溜，它极为生动有趣地形容这一场景时说：

高官有钱坐高楼，  
平民无钱坐土垆。

“坐土垆”，即坐在地上（崖州方言）。这句顺口溜，似是摄取于民国时期码头赌场上的一张“老照片”，诚为真实、贴切、成为颠扑不破的事实。

赌场里，由金主和设赌主掌控。他们互相合谋，佛口蛇心，作庄放债，从中收息。其利息叫“八吃十”、“九吃十”。就是说借十元，先扣利息一、二元，美其名曰：“抽头彩”。这样，借款人实得仅是八九元而已。故当时三亚人骂金主为“吸血鬼”，开赌人为“吃尸水”。二句话，正本清源、淋漓尽致地抨击了旧社会的黑暗与反动。

还有呢，赌局里的四句“广告词”，它是教唆和引诱人去赌博的，如今三亚的老人依然深深的记得，立此存照吧：

财源茂盛路，  
赌场先起步。

如今社会上，  
笑贫不笑赌。

那时赌场上的操盘人（招赌人），和金主、赌主他们都是“兄弟伙”。这些操盘人假仁假义，惺惺作态，“开导”你如何下注的方法，如“沙丘撞土”（赌场术语），让沙土从指缝间慢慢流出，先小额赌；“金蝉脱壳”，脚踏楼梯，步步升高，后才大额的赌。所有这些，都是“销金窟”里的魔王们的神机妙算，骗鬼骗人，以售其奸。所有这些都是让你很快把钱输得精光的阴谋诡计。

## 三亚北黎街 下雨穿绣鞋

三亚北黎街，位于三亚港旧码头“吊秤塔”附近，它的南边和

旧时的“打铁街”接吻，北边与过去的“蓬莱市场”及国民政府警察局碰头。是一条南通南边海，北抵原崖县第二中学教学区的主道。

北黎街的居民，过去因为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，因此他们便从感恩县（今东方市）北黎地区大批迁徙三亚。捷足先登，先入为主，聚居在此，故得其名称：“北黎街”。

昔日的北黎街，虽然是一条海沙质的土路，但是路基平坦、整洁、笔直。街道两旁，摆摊设店，主要经营一些棉织品、渔产品、小百货、小五金、干果和青蔬之类的货物。生意日见商机，景色亦颇可观。

北黎女人，喜爱绣鞋不亚于喜欢衣裙。听老三亚道，昔时的北黎妹，大雨刚刚停歇，她们就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，即飞快地穿上五颜六色的绣鞋，招伴结党，三五成群地行走穿梭在北黎街上畅享雨游之趣，一时北黎街就变成了别具一格的一道亮丽迷人的风景线。更为神奇的是，经大雨淋过后的北黎街路面，人穿绣鞋在上面行走，一点儿都不见得鞋底潮湿，而脚下却并不时轻轻的发出“沙、沙、沙！”的声响，极富有音乐感，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快乐与愉悦，只有北黎妹仔才能够有资格独享。

老三亚同时告诉笔者，北黎女人不但爱穿绣鞋，而且她们更会编造绣鞋的“谜语”（谜底：一双绣鞋），如：

两只小船，  
来去匆匆。  
十个客官，  
躺在舱中。  
青天白日，  
谈笑生风。  
更深夜静，  
客去船空。

这首谜语的创作方法：用“绣鞋”喻“小船”，以“客官”比“脚趾”。晚上主人上床睡觉，脚离开了鞋子。床前只摆着一双绣鞋，空荡荡的。这个比喻，是多么的准确、形象和生趣啊！读了这个“谜语”，真的使人惊佩北黎女人的创作天才，对她们的睿智不能不五体投地。同



民国名牌“哈德”香烟广告。